

一个个朴实无华的人物真实可信，
一段段精彩的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简写，
一个小小的历史缩影。

周德香 著

满彩

周德香 文萃

ZHOUDEXIANGWENCU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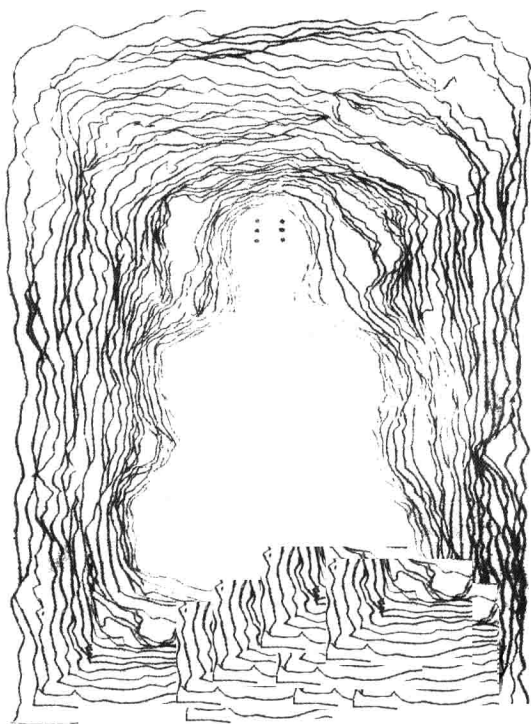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满彩

周德香
文萃

周德香
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彩:周德香文萃/周德香著. —济南:济南出版社,2017. 1

ISBN 978 - 7 - 5488 - 1796 - 3

I. ①满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2623 号

责任编辑 刘德义

封面设计 薛 涵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

邮 编 250002

印 刷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数 1 - 1500

开 本 170 毫米 × 24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4.75

字 数 354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79.00 元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)

联系电话:0531 - 86131736

目录

满 彩	1
花 婶	69
除夕奇遇	123
五虎上将	173
特殊年代特殊事	191
天上掉馅饼	211
欠 情	239
老 金	252
红、花、丽、叶	287
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	295
肥皂片和针札	307
玲表姑	319
母亲的样子本	329
木面汤	339
半瓶子醋	349
该打,该打	357
落凤坡绰号	361
又见彩虹	373

满 彩



一

何家坊子是个穷村,穷的原因不是人为的,是地理环境不好。村里的男人勤劳,女人节俭,既没懒爷们,也没馋娘们,主要是能种庄稼的地太少了。

村北那片好地,是邻村余家的;村南几块高地,是前边张家的。村东是一片沙窝,不能种庄稼,栽树也不长。疯庆子不信这个邪,硬是在沙窝边种了一行柳树,活是活了,就是不见长,都十几年了还没长出手掐把粗。疯庆子说:“这叫树吗,还没人长得快呢。”

那冒着金星的沙岭子上,稀稀落落长着几蓬酸枣棵子,老人们说沙岭子下面埋着一头金牛,可就是没法挖呀,那沙子细的,比绢箩筛出的面粉都细呢。挖上一锹沙,不等你端起来就流没了。老人们有才,他们把这里的沙土比作水,谁能在水里舀个坑啊。不能在沙中挖坑就刨不出金牛,所以,直到现在金牛还在那个沙岭子底下埋着。

村西是个方圆几十里地的大洼,碱地,也不长庄稼。地上一层盐疙瘩,长些伏在地面的小芦草,这种草盐分太多,牛羊都不吃。

可这又是一块宝地,因为往下一米深就是红胶泥,是烧砖瓦的好原料。

洼里有好几个砖窑场,其中最大的一个窑场,是西胡营子的,通常都叫它胡大窑场。这个窑场可有年头了,因为它烧的都是上等好砖,不在本地卖,一般户也买不起,是专供城里那些大户人家用的。砖场的东家从未易主,祖传子,子传孙,一辈接一辈。现任东家胡承俭,是位乐善好施的人,都叫他胡善人。

因为地少,村里很多男人都在窑上干活,基本上是干粗活,只有窑匠福东是技工。

窑匠福东算不上什么人物,可在周围十里八乡还是小有名气的。他出名的原因不光是窑上的活好,更主要的是人品好。

他三岁丧母，十岁跟着父亲在胡大窑场干活，慢慢熬出了头，成了“匠”，这可是方圆百八十里内最大的窑场啊。

有本事就有人看得起，有几个小窑场的东家出高工钱请他去当师傅，可他哪也不去，一句话断了来人的念头。他说：“对不起了东家，俺是个大老粗，只会干活，当不了师傅。俺爹在这里干了一辈子，死在窑场，是东家出钱葬的，这里到处有俺爹的影子，我也在这里干一辈子。只要东家不撵我走，就和俺爹一样，老死在胡大窑场上。”

福东的话让东家胡承俭感动不已。仨月后，胡承俭的老母升天，办完丧事，他就把母亲的贴身侍女满彩，许给了福东为妻。

凡是家大业大的地主大户，都不忘一个道理，要想永葆家业发达昌盛，必得笼络人心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更何况福东这种既有本事又重情义的人。

满彩不是胡承俭家花钱买的丫环，她是老太太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，只因摊上官司家道败落，父死母离，老太太知道后就收留了这个女孩。

老太太头七过后，胡承俭就和妻子孙氏商量把满彩许给福东的事。

孙氏随婆婆信佛，也是个善人，听了丈夫的安排后说：“满彩已经十八岁，凭她眼下的条件配个好户的男孩不行，找个填房什么的一时也没合适的，去给人家当二房还不如嫁福东呢。”

胡承俭见妻子已同意就说：“你瞅个恰当的机会和她说说吧。”

这天满彩洗完衣服后坐在台阶上休息，孙氏把她叫到房中，落座后说：“满彩呀，我想和你说件事。”

满彩好像早已明白她说啥似的，平静地说：“好呀，夫人，说吧。”

孙氏看着满彩那银盆大脸，浓密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大眼，肉乎乎的鼻子厚实的嘴唇，心中暗想，用佛家的观点论是个福相。

满彩见孙氏这般打量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低下头说：“夫人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吗，咋不说了？”

经满彩提醒孙氏回过神来，说：“啊！我是在想，你这名字起得好哇，

人也长得和名字一样，是人如其名，名如其人，是轮番放着异彩的满月呀。”

满彩听后脸一红说：“看夫人说的，当初若不是您和老太太发慈悲收留了我，还不早成饿死鬼了。”

孙氏说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是你命好，我们不收留别人也会收留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咱说眼前的吧。老太太走了，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，也该找个人家过自己的日子了。我们也商量过，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一时也没合适的，掌柜的想把你许配给窑匠福东，你觉得咋样？”

满彩听后眼睛一亮，福东她认识，是个好男人，随即低下头说：“我的命是您老给的，只要您老发话，就是个乞丐我也绝无怨言。”

孙氏说：“看你说的，这事我们也是经过再三斟酌才定的。福东你见过，虽家境贫寒，但人好，上无老下无小的，和他一块过日子准受不着气，比起到大户人家做个填房二房的强多了。”

这时，满彩的眼里已闪着泪光，她说：“您老放心，只要福东不嫌弃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会侍奉他一辈子。”

孙氏说：“满彩何出此言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逢年过节带上福东来走娘家。还有，出嫁时，把在这里随身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带上，我再给你置办一套嫁妆。”

满彩擦了把眼泪接着说：“嫁妆我不要，只要让我带着随身用的东西就是您老开恩了，估摸福东家这些年没个女人恐怕连个针头线脑也没有哇。”

孙氏说：“你服侍老太太这么多年，嫁妆还是要置的，这个就不要再推辞了。”

就这样，满彩带着一份不大不小的嫁妆，进了福东的门。

福东家只有三亩薄地，不早不涝交了皇粮外，剩下的仅供一人糊口，三间土房，能容二人遮风挡雨。

嫁给福东后，满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俺可不是穷根生的。

满彩很会持家，她对福东说：“好好干，窑上的工钱留着不动，我除去干地里的活再给人家纺线，这样，咱俩一年就能攒出一亩好地钱。咱先置地，有了地就能过好日子。”

福东说：“我只要你！你比地比天都重要，地在脚下，天在头上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有你才有家。咱俩都知道没家的滋味，家对咱来说比啥都重要。”

新婚的日子过得快，不知不觉满彩嫁给福东已经一个月了，也到了回门的日子，她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。

这一带有个风俗，闺女出嫁一个月要带着女婿回娘家，名曰回门。

早晨，她对福东说：“东家让今天去回门，你去要个两层的新棚盒好放东西。”

福东说：“放啥呀？我说去赶个前张家集买东西，你又不让。”

满彩说：“我准备的东西是花钱买不到的。东家那么大的家业，人家稀罕啥，连金银财宝都有的是，你还有啥买的。”

过门后，福东是处处听满彩的，因为她说的话在理呀。

满彩把东西收拾好后，又拿出一个大包袱说：“这是你的新衣服，穿上看看合适不。”

青布长衫，深蓝裤子，漂白布袜子，黑色双脸布鞋，外加蓝色束腰带。福东看后说：“你哪来这么多东西呀？”

满彩笑着说：“别忘了，胡夫人给我的嫁妆可是万宝囊啊。”

福东穿上新衣服，就是觉着浑身不得劲。他说：“媳妇，我跟你说实话，长这么大我只穿过一次全身都是新的衣服，就是娶你那天，可那些衣服都是邻居婶子大娘们，东家一件，西家一件给借的。我是提着心眼子穿的，生怕给人家弄脏哩。今天这身新衣服是自己的，可穿在身上就是不自在，别扭。”

满彩说：“那天穿借来的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，今天穿新衣服是给自己看的。今天是去西胡营子回门，和原来可不一样。原来你是人家的窑

工,和下人在一块吃饭,今天你是他家的亲戚,赴宴,上席面,是给你媳妇长脸。”

“我是想给你长脸,可穿上新衣服不会走道呀。”福东一边用手挠头,一边傻笑。

满彩说:“那我先训训你,挺直腰,抬起头,向前看,甩胳膊,迈方子步,走!”

福东说:“媳妇,你饶了我吧。这哪是去走亲戚呀,简直是受罪。要不我装病不去了,行吗?”

满彩说:“说啥呢,福东,你就是太没有自信了,你呀,就是埋在土里的一块金子,因为埋得太久,浑身都生了锈,现在被我挖出来了,擦拭干净了,该发光了。你的五官长得很好看,个子高高的,脸虽黑点,可那是男人的本色。其实你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小伙子,咋不去出头露面呢,你太不自信了。记住!往后别老是把自己当窑工,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。”

福东听后微微一笑,男人的自信来自女人的夸奖。

为今天去回门,满彩早安排福东要好了一辆老牛车。早饭后,福东正在给车扎棚子,一辆马拉轿车停在他家门口,是胡承俭让长工老于来接他们。满彩感动得热泪盈眶,东家给了她面子,也让她在乡亲面前露足了脸。

福东搬上棚盒又扶满彩上了车。长工老于让他也上车,福东摆摆手说:“我可不上车,你赶车走,我在后边跟着。”

老于说:“马车快,你跟不上,那你就坐在前车板上吧。”

轿车停在胡承俭家的大门口,福东搬着棚盒随满彩一块进了院。这时,胡夫人也正从后院走来,满彩抢前一步拉着她的手说:“夫人,我可想你了,夜里做梦都梦见你好几回了。”说着已流下泪来。

见满彩这么说,胡夫人的眼圈也红了,她说:“我也很想你,自你进这个家已经十几年了,还从没离开过这么长时间,以后就常回来看看吧。”

进屋后胡夫人看到放在桌上的棚盒说:“回来看看就好,还花钱买东西

干啥？”

满彩说：“我的东西不花钱，可我知道东家和夫人会很喜欢。”满彩过去搬开棚盒盖。“啊！”棚盒里竟是她亲手给东家和夫人做的鞋和袜子。

这礼物真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胡夫人高兴地说：“难得你这么有心，这礼物是我们最喜欢的。说实话，你出嫁后我还真为这鞋袜发愁呢，毕竟这些年都是你做呀。”

满彩说：“夫人放心，别的事我不敢保证，您和东家的鞋袜是缺不着的。我有啥用处呀，能给您老做点事这是我的孝心，可您和东家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不完啊。”一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又红了。

胡夫人说：“别再说过去的事了，说说这一个月和福东过得怎么样吧。”说着她看了一眼福东：“你没欺负满彩吧，告诉你，若给她气受我可不干。”

福东忙走到胡夫人面前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夫人，她给我气受你管不管？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下午，还是那辆轿车又把满彩和福东送回家。搬棚盒时福东说：“现在比去的时候沉多了。”

满彩说：“东家是厚道人，没下眼看咱。咱敬一尺，人家敬一丈，越这样咱越得少去。凡事都得把住个分寸。”

满彩最大的本事是生孩子，过门十年生了六个，四男二女。男孩名字都是胡承俭起的，因孩子这世是“同”字辈，名字分别是：同仁、同义、同礼、同信。女孩名字是胡夫人起的，大女儿是八月十二生的，取名仲秋，小女儿随姐姐取名望月。

虽然孩子多，有时候也吃不饱穿不暖，可这些孩子愣是长得体格健壮，模样周正。用满彩的话说：“俺孩子根好，又会长，虽然是个穷命，却长了个富相。别看他爹烧窑，他娘纺线，孩子可是大户人家的坯子。”

那个时代形容男孩长得好不用“酷”和“帅”，而用“体面”。形容女孩长得好用“俊俏”。比方：你看张家小子体面的，大闺女见了都直眼。再

如,你看那个闺女俊的,小伙子看见就酥腿。

满彩家的六个孩子,个个是女的看见直眼,男的看见酥腿的那种。只可惜人多地少,满彩的本事再大也改变不了那个“穷”字。这是后话。

满彩和福东订的计划没有实现,连着生孩子还能攒下钱?更何况满彩生孩子福东就得伺候月子,就得误工。

满彩又有话说了,她说:“人是活宝,地是死物。有人就有财,地再多也得人去种,人不去种那地就成了荒坡,只要把孩子养起来就有好日子过。”

一个“养”字谈何容易。“养”的繁体字是“養”,“食”字垫底,意思是无论养人或动物,最起码的条件得有吃的。食又从何而来?这就给那些孩子多又贫穷的父母带来难题。满彩再要强也避免不了眼下的困窘。

宝是活的,但太小,眼下的难题是想啥法把活宝养大。福东第一次驳斥满彩的活宝理论,他说:“地是用人种才能收东西不假,可现在是有人没地呀。而且孩子太小,还不能种地呀。”

满彩从不服输,她总有足够的理由让福东心服口服。她说:“如果有人拿二亩上坡地换你一个儿子,你换不换?”

福东没立即回答,过了一会儿他说:“按说一个儿子换二亩好地也值,何况咱儿子又多,给人家一个还有仨呢,当成少生一个不就得了。问题是用谁换呢?”

他顿了顿接着说:“老大同仁从小老实听话又懂事,三岁就知道照顾两岁的弟弟,他知道自己是大,有活抢着自己干,有饭让着弟妹吃。在人多的家庭里,最需要这样的人,这个坚决不换的。

“老二同义,从小精明聪慧,四岁时就比五岁的哥哥高,而且胆大能干,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。以后他会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,不换,不换。

“看来老三同礼最合适,可他从小乖巧机灵,比他大的比他小的都喜欢他,就是咱想换同仁和同义也不干啊。咋就多他呢,一人省一口就饿不煞他,不换!



“老四同信更不行，六个孩子属他最小，可属他心眼最多。连东家胡承俭都说他是阎王爷爷的鬼羔托生的，把他换到谁家也待不住，只能惹事，算了，那是个惹不起的主。”

“两个女儿吗，更舍不得了，以后还指望她带孩子干活呢，那也是咱的骨肉哇。就这两件小棉袄，你一件，我一件。算了，算了，我就是累死也要把这六个孩子养大。”

听了福东这一番理论后，满彩微笑着说：“我是在考验你呢，就是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。何况还有东家和夫人帮咱呢。”

庄乡邻居知道满彩的活宝理论后，都偷着笑话她，说：生那么多孩子还给自己找理由，还活宝呢，受累养吧。

满彩听说后笑而不答。有一天她对禄东老婆说：“嫂子，我给你讲个活宝的故事呀。”

禄东老婆说：“好哇，我就是爱听故事。”

早年间有两个叫王恩和李义的干兄弟。王恩发财过好了，成了有名的大财主，美中不足的一件事是没孩子。李义家比较清贫，可生了五个儿子。有一天李义到王恩家做客。为显示自己有钱，王恩故意把桌子放在不平的地方，侍立一旁的管家一倒茶桌子就晃动。李义不知王恩的用意，说：“哥，这里不平，换个地儿吧。”

王恩一笑说：“不用。管家，拿点东西垫上吧。”

管家拿来一个闪着亮光的金元宝垫在桌子腿下。

王恩朝李义一笑说：“你看，这不就得了吗。”

李义已明白王恩的用意。

临走时李义对王恩说：“哥，能不能去我家做客呀？”

王恩说：“好呀，贤弟让我哪天去？”

李义说：“明天吧。”

第二天，王恩真的到李义家来了。不料李义竟把桌子摆在院中的树荫下，大儿子恭敬地侍立一旁端菜满酒。

王恩问：“贤弟为何在院中设宴啊？”

李义说：“树荫下凉爽又通风。”

王恩问：“一会儿太阳升高晒着咋办？”

李义说：“挪桌子。”

王恩说：“那多费事。”

李义说：“不费事。”

二人喝酒闲聊。太阳升高了，阳光快照过来了，没等王恩发话，李义咳嗽一声。从房中走来四个穿着干净利索的男孩，一起钻进桌子底下，每人抱着一根桌腿，随着树荫慢慢移动，杯中的酒却毫不晃动。

王恩问：“孩子们这功夫是咋练的？”

李义说：“没练，我平时就是这么吃饭的。”

满彩讲的这个故事传遍全村。又有人说：“在大户人家长大的就是懂得多。”

二

满彩有她自己的处世之道。

她对福东说：“人在天地间要活出一口气，穷人要以‘志’为贵，没有志气的人不但别人看不起，连自己也看不起，不能让庄乡看咱是依靠东家活着。东家对咱好是咱的好换来的，也是东家的‘仁’，咱要知恩图报。东家只有对有出息的人才施恩，若你是个无赖，只想去占人家的便宜，人家就不对你好了。”

尽管胡承俭和夫人对满彩一家很热情，可满彩从不轻易去西胡营子走“娘家”。她说：“咱总不能光拿着鞋袜去吧，东西拿少了自己没脸面，多了还真拿不起，还不如不去或少去，这样真有个急事求人家也好张口。”

活宝越大事越多，不光穿衣吃饭，眼下摆在福东和满彩面前的是住。前年福东已在正房的边上接了一间他自己住，去年又让同仁同义搬过去住

了。可还有四个孩子和满彩挤在一个炕上啊，关键是得盖房。

每年过了腊月二十满彩都去西胡营子一趟，送她亲手做的鞋袜和平时积攒的一些稀罕东西，主要还是去给老太太上坟，满彩不忘恩。

这年是腊月二十二去的。

午饭后东家回来了，大家在一块拉话。胡承俭好像很随便地问福东：“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三十三了。”福东说，“不是小岁数喽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从哪年正式在窑上干活吗？”胡承俭问。

“十岁。”福东说，“东家照顾我，十岁就给我开半工钱了。”

胡承俭说：“真快呀，那次你搬着两块砖坯和牛车比谁跑得快，不小心摔倒把鼻子都磕破了，抹了两手的血，那样子，还跟在眼前一样呢。还记得你爹咋说的吗？”

“他说磕破鼻子不要紧，一会就好了，可惜两块砖坯被摔碎了。”福东说。

胡夫人说：“现在都是六个孩子的爹了，同仁都十一了。”

胡承俭说：“孩子大了该盖房了。”

听到东家提盖房的事，满彩心中暗喜，赶紧接茬说：“我和福东也正商量这事呢，东家您也想到了。”

胡承俭说：“我帮你盖吧，是奖励。从你这里开个头。”

“奖励？”福东问，“我又没干好事您奖励啥呀？”

“好事，啥叫好事？”胡承俭说，“你在窑上干了二十三年，一年咱按三百六十天算，不算小年和闰月，你们算一下，二十三年是多少天？”

福东在掰手指头。

满彩在掐手骨节。

胡夫人没答腔，好像也在默算。

过了一会，胡承俭问：“算好了吗，多少天啊？”

胡夫人笑而不答。